

滇
繫

滇繫書目

昆明縣文教
科彩文圖書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藝文十五冊

陳士驥
南安人順治庚子舉人

郡伯盧公去思碑

闕禎兆

準提閣碑

王立憲
建水人康熙丙子舉人官主事

開巖洞碑

何其偉

趙總兵紀功碑

趙城

三節祠碑

倪蛻

馬烈女碑

王思訓

廬山秀峯寺碑

彭敬吉

趙州人乾隆丁巳進士永昌教授

重修大海子碑

李因培

楊文定公學庸講義序

萬以敦

阿迷人乾隆乙丑進士山陰縣知縣

儀禮易讀序

趙士麟

選舉論

萬友正

阿迷人乾隆壬申舉人泉州府通判

普名聲論

錢澧

光武論上
光武論下
王祥論

楊履寬

馬援不與雲臺論
慕容恪論

闕太和
通海人乾隆甲午優貢

留侯論
梁孝王論

倪蜕

駁論

劉彬
永北人布衣

王猛論 謝安寇準論 佛教論 道教論 蘇秦論

晉武帝平吳論

徐昭受

管仲子產優劣論

丁亦翼

彌勒人乾隆戊申舉人

書梁鴻論後

趙士麟

郊祀考 樂律考

倪蛻

魁星考
揖拜考

楊履寬

采繁詩考

王藩

古文尚書考

趙士麟

平定漠北頌
與宋中丞書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陳士驥楚雄郡伯盧公去思碑

古今之天下所恃以相維於不敝者惟此忠孝之氣而文章事業則其表見者厯考前史如渤海潁川循良卓越矣而著作不彰嘉州蘇州輩風雅絕倫矣而治績不稱於後世則兼之者難也我郡伯盧公世以忠孝傳家太先生亨一公樹幟詞林嘉謨讜論顯爍人耳目及巡撫湖南清德著於當時豐功垂於奕世迄今讀長沙諸奏疏與悅安堂詩草忠孝至情溢於言外未嘗

不慨然想見其爲人公爲亨一先生家嗣幼承家訓不以門第
驕人雖世襲軒冕而布衣韋帶處之泰然故筮仕畿輔若交河
若清苑若畿西捕盜司馬以迄新安刺史所至興利除害卓卓
著功業而確乎不拔之操初終一致歲丙戌來守威楚郡當西
池衝要地瘠民貧日奔走於車塵馬迹間且兵燹地震之餘瘡
痍未息所期望於賢守者以其能欽恤我殘黎無胥戕胥虐務
德化而刑不黷也以其能念田家作苦輕賦斂禁科派俾相安
於耕鑿而婦子甯也以其能輕車減從卽往來差役不徇情面
濫給夫馬柴草鄉總無由借事生風以蠶食我下戶也以其能

除計口授鹽之害捐月規減鹽價而窮鄉僻壤陰受其賜也以其能矜商恤賈稅課從輕往來之行李不解塗不嗟而市不擾也以其能取才生童而教誨之作育之建義學修書院置義田俾爲肄業之需月課有資而蒙養攸賴也以其能維持風氣不借科歲兩試爲射利之謀情分不干而真才務拔也以其能重賓興大典捐清俸慨給各屬科舉并遺才亦沾其惠心公而澤溥也以其能念切痼瘼置義田於六屬以賑困乏而孤寒不致歎於仳離也以其能協和同城將佐上不諂下不瀆兵民相安於無事而枹鼓不驚也以其能表正僚屬剛不吐柔不茹官箴

肅而庶事康也以其能聞幽發微敦節孝崇正學黜異端明倫
講讓躬行之化潛孚於鄉國也以其能聽訟明允寬不失於縱
嚴不近於苛事至立判吏胥奉法惟謹案無留牘獄無冤民也
乃以我公拊循之一一皆有以愜其願用能使荒殘之黎庶喁
喁向化而治績迄於有成蔬食菜羹泰然自適雖古人懸魚瘞
鹿之節何多讓焉此尤德之基而敷政甯人之本也公餘則下
筆千言立就尤長於諷咏清俊雄健至操觚運腕鐵畫銀鉤風
姿搖曳惟公忠孝根於至性隱微獨知之地第恐一念稍疎一事
偶忽無以報 聖朝簡畀之重隳家聲而遺先大中丞羞其植

根者厚故發於文章聲大而遠見於事業澤溥而悠要皆忠孝
之誠所蓄而彰焉者宜其名譽播於當路而閭閻佩德不忘也
戊子夏督撫知公賢交章特薦移守廣西以廣邊關重地鎖鑰
非公不可報甫至闔郡倉皇莫措手罷業賈罷市工罷肆農輟
耕於野各屬不期而集者數千人環府衙而泣持土輒闖其門
復將各城門掩閉羣聚相守時聞嗟痛聲若嬰兒離慈母狀卽
三營武士不遑甯處恐莫我肯留旣而督撫檄方伯劉公別駕
楊君縣令徐君星夜赴楚士民懼奪我公誼聲徹通衢兩君再
三安慰及得藩司檄述督撫念民情有留公意不禁幡然喜曰

公留矣公留矣越三日聞赴省士民擁公車前抵會城擁街塞巷匍匐督撫轅門道旁觀者多歎息泣下兩臺洞悉輿情以薦章去遠借寇一年復溫語遣歸是舉也於以見直道在人心無殊三代居數月廣西命下諸父老仰天浩歎聚而言曰公飲冰三載心勞撫字惠我羣黎而與人之頌僅託空言是謬嘉德於草莽也是佩德不忘而有違心也公嘗與賢士大夫登高覽勝問民間疾苦晴嵐翠壁之下乃公所憩因謀諸紳士勒石峨峯之陽以旌甘棠遺愛屬余紀其事余謂公之奇才偉績已見知於

聖天子行將膺不次之遷維屏維翰著績旂常垂休光而照後世片石之勒甯足爲公重矧公視天下民猶楚民譬諸膏雨潤物隨地而施不自以爲功民雖頌禱公何慰焉迺楚民之愛之深而慕之切惓惓不能已者蓋將謂炎荒萬里至於後人耳目所不及一睹茲石莫不低徊俯仰想流風餘烈頌美不衰俾聞風興起者紹芳規宏駿業績遺愛於無窮庶幾楚民厚幸哉庶幾楚民厚幸哉

能從空處著筆與獻諛貢媚者迥然各別結處借往者以風來者尤得立言之體○盧公名詢後陞布政使奉天人

闕禎兆重修雲龍山準提閣碑

臨安佳山水雲龍其一蒼秀挺拔蜿蜒郡之西北分派甚長其上碧瓦丹檐照耀霄漢而茲山之最則在準提閣敞不侵風幽不蔽景泉水通廚花香匝徑鮮白老人主方丈五十餘年與嗣法孫如岱重修舊蹟前之樓擴其寬者若干丈後之殿增其高者又若干丈客堂左祖庭右僧寮香積秩如翼如考創閣之師祖純圓池時前明天啓初也予少壯登臨偶留題詠老而始知其概蓋天地之所以不息驗之山川山川之所以靈長驗之人物廉靜敦樸之氣積而日茂巧纖浮競之習鑿而日凋故其發

之盡不如其蓄之深眉山蘇氏記妙觀堂以妙事則無可觀既
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終無有欲求
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舉天下事都歸幻相得無
賢智之過耶聖人之道昭若日星朝廟行之而雍穆草野行之
而和平士大夫行之而彝倫敘方外侶行之而作息安一日無
聖人之道不可以一日一人無聖人之道不可以爲人鮮白徒
衆之於準提閣抑亦以道中人行道中事也特是緇流出世間
法與入世間別君臣父子之懿聲名文物之盛入世間之道有
什伯於出世間者而乃聽其廢墜可乎哉則坊表前修扶植名

教所望於有如鮮白之堅心恆力者斯可矣

王立憲開建水巖洞碑

少保大司馬西林鄂公奉 命來制斯土視三省如其家雖邊

方異域事苟有濟於民不爲不已爲之不底於成以不朽於後
世不已臨安乃古畝町國崇山大澤宅其中長江巨河環其外
每夏秋溪漲四望如海故以建水名水大能利民而亦能害民
者莫甚於瀘江其發源則始於石屏之異龍湖合塌沖象沖暨
六河九洫諸水皆會於瀘以奔赴巖洞巖洞者所稱石巖山之
水雲門也瀘水從衆流來合東至於巖洞伏流十餘里出阿迷